



大陆玄幻武侠第一人龙人独家授权
全球华语地区畅销排行榜之首

乱世猎手



山野是猎场，天下同样也是猎场，
但在狩猎与被猎的乱世中生存，
必须要成为强者……

龙人◎著

乱世者——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乱世者——霸气冲天、傲视天下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乱世猎人

1

龙人◎著

乱世者——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乱世者——霸气冲天、傲视天下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猎人/龙人著.——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2

ISBN 7-5001-1533-4

I. 乱... II. 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15252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 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 68002480

电子邮件/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ctpc.com.cn

选题策划/刘雄

责任编辑/李任

封面设计/门乃婷

印 刷/北京顺义向阳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规 格/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140

字 数/2400千字

版 次/2006年3月第一版

印 次/2006年3月第一次

ISBN 7-5001-1533-4/I·173

定价: 176.00元(全8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他来自山野林间,他是一个普通的猎人,但却有着一位极具传奇的父亲!

他无意名扬天下,他不爱江山只爱美人,但时势却将他造就成一段武林的神话!

他无意争霸天下,但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而成为乱世中最可怕的战士!

他就是——蔡风!

北魏末年,一位自幼与兽为伍的少年,凭着武功与智慧崛起江湖,他虽无志于天下,却被乱世的激流一次次推向生死的边缘,从而也使他深明乱世的真谛——狩猎与被猎。

山野是猎场,天下同样也是猎场,他发挥了自己狐般的智慧、鹰的犀利、豹的敏捷,周旋于天下各大势力之间。在一次偶获佛道奇珍“圣舍利”后,凭其机缘运数,突破武学与智慧的极限,终成乱世中真正的猎人,而使整个武林以至天下的局势运行于掌中……



乱世中的强者

无敌的人——一个拥有神的智慧与兽的敏锐的少年猎人蔡风，凭其机缘运数融合了佛门的无相神功与最霸的刀招“怒沧海”以佛门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禅意创出了天下最仁最霸的刀招——“沧海无量”无敌于天下！

强霸的刀——血腥与权力并存，北魏第一刀蔡伤以手中的泣血刀与刀招“怒沧海”纵横沙场数十年，从血腥中得到了手中的权力，也因此引起魔门剑道第一高手尔朱荣的嫉妒，用家族的势力设下毒计，使其在一次大战中失去权力！

无言的剑——天下剑道高手“哑剑”黄海因师门的恩怨，立誓数十年不言，从而将心中的喜、怒、哀、乐由手中的剑宣泄而出，在无声的世界与遍地的血腥中感悟到道门剑道的至高境界，剑随心动，从而创出了震惊天下的——无物剑道！

碎天之怒——泰山之顶，被佛道二门高手囚禁在洞中四十五年的巨魔区阳将心中的怨气与恨意汇入毕生的功力中，发出毁天灭地的惊世一击破困而出，而他所产生那毁灭性的破坏力被天下武林公认为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一击。

冥王之拳——一位独臂的人，尽能练成不死之身与最强之拳。在二位神级的高手围攻下，以独臂拳道力抗天下第一刀道而得以脱身。不过，不死之身在刀招沧海之怒下被破！

威裂千军——王朝的守护人“元融”，北魏皇氏族人，掌管天下兵权，手中的玄铁枪能将世间最烈的枪法使得完美无缺，有独裂千军之威，与天下第一刀蔡伤并列武林之首，却从未涉足江湖。

不归的心——魔门第一剑手尔朱荣影子的悲哀，在黑暗世界中他虽无欲无求，能练成魔道最高剑式——不归剑道，而身份却只能让他在无法战胜之时将敌人与自己引向不归之道。

道心种魔——在一位修有道心的高人心中种下魔念，这象是天方夜谭，在道魔二道决战之时，魔道高手以魔门至高宝典中的道心种魔大法在天下正道第一剑手心中种下了魔念！

万毒至尊——魔道毒宗第一高手田新球为了消灭强敌，千辛万苦练成毒人——‘绝情’却反将自己陷入其中，成了一个没有意识的万毒之人。

蛛网天罗——一种可与天下最强武功抗衡的东西——财与力。天下第一庄主葛荣在乱世中能将自己遍布天下的生意与朋友织成了一张能毁灭一切的天网，从而得到天下人的敬仰。



懂得狩猎的强者

暴怒雷王——叔孙怒雷：北魏四大支柱之一，叔孙家的掌舵人，其性烈如火，武学修为之高天下罕有敌手，后因孙女与蔡风之因随达摩隐于少林。

懂得舍弃——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此人有治理天下之才，无奈遇上北魏败落之时，为保江山情愿舍弃帝王之尊严与平生最大的敌人联手，同除朝中逆臣！

不战而败——蓝目法王：一个只求有对手而生存的人，一个被西域生灵视为不败神话的人，但他却在黄海打开天道之门时不战而败！

少林武祖——达摩：一位拥有赤子之心又痴于武学的异域高僧，为寻找心中的武源与佛缘而踏足江湖，在目睹苍海无量的威力后顿悟，隐入少林成为中华佛道武祖！

倒戈一击——高欢：一位诚府极深之人，与蔡风为生死之交，极擅把握形势，在葛家军最困难时叛逆，为尔朱荣所欣赏。葛荣兵败之后，他为报蔡风不杀之恩尽除尔朱家族的势力。终独揽北魏大权，建立了北齐王朝。

败与成就——宇文泰：极具智慧，识时务，他在葛荣兵败后降于北魏，在灭尔朱家族之后与高欢分庭抗礼，与高欢将北魏分裂。建立北周王朝。

忍辱负重——尔朱兆：一个为家族荣耀而甘愿做无名之人，潜于葛家十

数年,只为等一个扭转天下的机会,人杰葛荣与能征善战的柔然王阿那环都险些被这个身负三重身份的人置于死地!

人上之人——叶虚:吐谷浑王子,得巨魔区阳真传,聪明傲慢自信,曾设计约战中原年轻第一高手蔡风于泰山,借佛门神功震裂禁魔石,让巨魔区阳能成功地发出碎天一击。

为情树敌——武帝萧衍:一位有治世之才,使南梁繁盛数十年成功的帝王。却奈何为一女子此生注定成为剑道高手黄海的情敌,终使其在江湖中难有大作为。

善良的魔——蔡宗:天下刀道第一高手蔡伤长子,幼时失散,在沼泽丛林中长大,至使其性狠胜虎狼,坚韧从不屈服,敢只身力战西域密宗众高手的第一位汉人。

倒霉的人——破六韩拔陵:南北朝时著名的义军首领,其作乱起兵声振朝野,点燃整个北魏的战火,使天下从此动乱四起。而自己却因得罪蔡风势力大减,终为北魏所灭。



点燃乱世战火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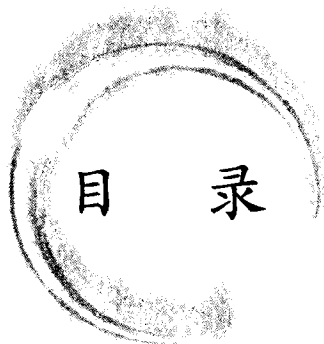
向往权力的女人——祝仙梅：魔门中唯一一个掌舵的女人，为更好地控制手中的权力，她隐于深宫，媚惑天下高手与朝中重臣，想借朝野之力操控魔门成为天下霸主。

为爱叛族的女人——叔孙凤：生于北魏四大家族之一，天下绝顶高手叔孙怒雷的孙女，却因爱上蔡风这位敌人，使整个叔孙家族成为北魏的叛臣之家！

敢恨敢爱的女人——凌能丽：天生丽质，出生山野，性情刚烈，思想独立。后成为五台剑道的创始人，对蔡风情深义重，却让蔡风又爱又怕。

追求爱情的女人——刘瑞平：生于世家却敢于追求爱情，不惧世俗束缚，逃出家门寻找情郎，将整个家族的势力陷入烽火之中！

点燃战火的女人——元叶媚：生于世家，受礼教婚姻的束缚，虽向往自由的爱情却无追求自由的勇气，是蔡风初恋之人，也因这段爱情饱受磨难煎熬。从而点燃北魏王朝的战火！



001 楔子

空气之中,不能掩饰的是一种伤感的味道——血腥味,很浓、很浓,这连续吹了几个时辰的风,犹未能散去的血腥味,使任何人都感到一阵心悸。似乎告诉了人们一个难以描画的悲剧。

人世的悲剧、生命的悲剧、死亡的悲剧、战争的悲剧!

002 第一章 生死之界

似是在寻找什么,是在找刀?对了,是在找刀。不知道是谁的刀,但这把刀看上去很好。好,只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浓烈若酒的杀意自然而然地从刀身上散发出来,那或许是因为刀身上满是血渍的原因,能杀人的刀就是好刀。

013 第二章 刀道极限

蔡伤的身子似是罩在一层凄艳的晚霞中一般,那已经完全超过了刀的意境,而达到了一种禅的境界,刀已经不是刀,人已经不是人,而是一种可怕而汹涌的能量,在疯狂地扭曲和鼓动,那激射的杀气和劲道只将所有的兵刃都震得“嗡嗡”作响。

024 第三章 毒布故居

无论是哪里,有的只是一片凄凉景象,世事凄凉,人间凄凉,自然也凄凉,人心也凄凉,这本是一种残酷,更是一种悲哀,乱世的悲哀,谁也无法改变的悲哀。风依然轻轻地吹,地上的黄叶,打着旋儿,似乎在揭示着一个什么,或是这本身就代表着一个什么。

036 第四章 训犬之道

田禄和田福“咄”地喝了一声，那群狗全都安静了下来，领着毫不畏惧的蔡风穿过外棚，向内棚行去，蔡风身后的四匹黑狗与棚中的群狗一比，顿时鹤立鸡群，那些狗也都迅速让开一条道，似乎对这匹狗极度畏惧。

048 第五章 妙方疗兽

我是说过，让我动手的确是材小用，但却并没有说不可以动口呀。这里有几个兽医，再由这府中的公子的朋友亲自动手，难道不能算是材小用吗？这种伤势，只要找出伤的最主要的地方，再对症下药自然比泛泛之辈下药要事半功倍，这便是我来这里的主要原因。

059 第六章 风啸太行

蔡风嗅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耳边传来惊怒之声和狼嚎声，使这一块密密的山林中那让人陶醉的静谧完全破坏，而达到一种原始、野性的喧响。几只大狗在山谷边止步，很乖巧地坐下，吐着舌头，仰望着蔡风，似乎是在听候指示。

070 第七章 虎阁会主

我这几年来一直在精研佛道，并不想卷入血腥之中，却知道这个世界惟有以恶制恶才有用。不过我要警告师弟，你一旦起事，所面对的便不止是官兵了，还将有各路义军，谁也不会将到手的权力轻易让给别人，惟有一人真正统一了天下，那才会有真正的安宁。

082 第八章 深藏不露

他不禁缓了一步，心神全都绷得很紧，这是一个优秀的猎人应有的反应，他的心神绷得很紧，但灵台却异常清明，像是一池无风吹过的春水。静，是他现在的最深切感受，越是有危险，他便越清醒，甚至连元叶媚的影子也完全驱出了体外。

093 第九章 不醉秘诀

蔡风不禁心中暗自有些得意，一边听着长孙敬武讲运气逼酒线路，一边试着运气，不片刻果然觉得脑中逐渐清明，不由得想起父亲所教的玄门气功，心中一改长孙敬武的运功线路，按照玄门气功的路线运气，体内的酒气逸散得更快。

105 第十章 归途受伏

手有些重，绝对不止剑的重量，倒似这一柄剑所挑起的是整个夜，剑鞘中似乎有一团紧张而狂热的气焰在膨胀，那是蔡风收敛的杀气和气势，他所等的便只是一个机会，像一只静候猎物的魔豹，可是蔡风

却深切地感受到手心渗出的汗水，那是一种压力。

116 第十一章 黄门左剑

在二十年前，知道和认识“黄门左手剑”的人很多，那是一个叫黄海的哑巴，转战大江南北都未曾遇到过敌手，而在更早，便有“黄门左手剑”的传说，但没有多少人相信，可是黄海证实了“黄门左手剑”的存在与可怕，于是人们便给了他一个称号，叫“哑剑”黄海。

128 第十二章 死性不改

难道这个世上的庸人还少？看一看你们所学我们汉文之中的礼仪道德，那种虚伪的伦理，更不知道去其庸取其精，使得人人只知道安于享乐，沉迷于享受，让百姓全都处身在水深火热之中，却又有多少人问管？这便是庸人的想法，这或许是一种悲哀。

139 第十三章 怜天乐声

蔡风说不出那感觉，声音很小，似是从小很遥远的地方传来，也似是由地底传出，这让他大感惊异，不过却渐渐地完全被引入那低低的乐曲所制造的境界之中。那乐曲所包容的是一种与世无争的恬静、安详，却又隐隐带着一缕缕淡淡忧郁的情怀……

151 第十四章 真才实学

熟悉的感觉居然很可怕，的确，他对这几个牵狗之人有一种极为微妙的感应，他敢发誓，在以前，他从来不认识这几个人，而这种熟悉的感觉又是那么实在，因此，他觉得这怀着深刻敌意而又有熟悉感觉的人，是那般可怕和让人心寒。

162 第十五章 地底神僧

蔡风心中暗暗吃惊，不过瞬即明白，这些人正是叔孙长虹的家将，甚至连那几个驯狗师也在其中，蔡风暗忖自己还小看了叔孙长虹。蔡风因身在房顶，比下面守卫的人站得更高一些，那些人虽然可以瞒过守卫，却瞒不过蔡风。

174 第十六章 佛缘天赐

佛家不是说普渡众生吗？佛祖他老人家为何不施以佛法感化众生，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呢？什么西方极乐净土，是善人的终极，那恶人呢？恶人便留在世间横行，那是怎样一个世界，你们佛家说阿鼻地狱，为何要让那些恶魂转入轮回，来扰乱人世。

185 第十七章 元府风云

“呀——”蔡风一声低啸，手中的剑荡起一团漩涡状的暗云，以无比的高速向四面八方流淌，而蔡风的自身则是漩涡中心，随着流转飞旋的剑云流转，那飞旋的剑气只在刹那之间便制造出了无与伦比的风暴，绝对狂野恐怖的风暴，似欲吞噬一切活着的生命。

203 第十八章 狩猎江湖

你不攻人，人则攻你，孙子兵法有云：‘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虽然我们可以坚守不攻，但所耗之资也绝不在少数。

230 第十九章 威扬军营

破六韩拔陵的确是很厉害的人物，他算准将军会有速攻营参加战斗和守卫，也深知将军明白越安全的地方越危险，一定会以为他会由那山崖翻过来，走密林之中，便会把速攻营的高手布于密林，我们这一批人的牺牲便是要让将军确信那密林的路径才是真正的意图。

249 第二十章 感悟天地

风轻轻地吹，不过，却有转烈的征兆，至少在蔡风与破六韩拔陵之间的风在渐渐转烈，而且开始打旋，地上的草，地上的叶，都在慢慢地旋动，没有谁知道这是为什么，但蔡风和破六韩拔陵都没有动，有些变化的只是他们的眼睛。



楔子

风，很轻，轻得有些像掀开新娘子红盖头的手，温柔得让人有些心醉。

这是一个很不协调的世界，绝对不协调，不协调之处，便在于这风！除了这轻轻的风那虚假的温柔外，一切都显得是那般残酷而悲凉。

空气之中，不能掩饰的是一种伤感的味道——血腥味，很浓、很浓，这连续吹了几个时辰的风，犹未能散去的血腥味，使任何人都感到一阵心悸。

让人心悸的还源于天空中悲鸣、嘶叫的乌鸦。那是数不清的乌鸦，那些灰暗的翅膀，似是死神的阴影。

在死神的阴影下，是满山遍野的尸体，这是人的尸体。天啊！这是被人杀死的人的尸体！

一具具，横七竖八地躺着，绝对找不出半点规律，就像那丢弃于满地的兵器一般，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生机。

那几辆破败的已成碎木的辎车，在冒着淡淡的青烟，这的确是几辆已经被破败得不能够用的辎车。惟一留有一点形状的，大概便是那两只高大的轮子。车身像那拉车的战马一般，软塌在地上，破败的旌旗，在地上横倒着，似乎告诉了人们一个难以描画的悲剧。

人世的悲剧、生命的悲剧、死亡的悲剧、战争的悲剧！

第一章 生死之界

那渐升的炊烟在轻风吹得斜了一些，斜得有些像妇女们弯曲的腰，那淡淡的阴影，竟能与地面上已流成溪水的血渍融合！这或许是一个偶然，是一个可悲的偶然。

几株叶已凋零得差不多的树，伴着乌鸦，在微微的秋风中被血腥熏得瑟瑟发着抖。

“呱呱……”地上的乌鸦突然一阵骚乱地掠飞而起，连带着那些胆小的乌鸦也全都飞上了天空。

天空显得更为黑暗，蒙上了一层凄惨的阴影，到处都是乌鸦的翅膀。天，是乌鸦的天；地，是失去了生命的尸体的表演场。

不，似乎还有一具尸体是没有完全失去生命的，既然没有失去生命，那就不能叫做尸体！的确，那不是一具尸体，他还活着，便是他惊起了那满天的乌鸦。

惊起满天乌鸦的，其实是那只带血的手，那只手像是刚从血里捞起来一般。

在这地狱屠场的世界中，那双带血之手的确显得有些单薄而微弱，他在地上缓慢地移动着有些颤抖的躯体。

似是在寻找什么，是在找刀？对了，是在找刀。不知道是谁的刀，但这把刀看上去很好。好，只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浓烈若酒的杀意自然而然地从刀身上散发出来，那或许是因为刀身上满是血渍的原因，能杀人的刀就是好刀。

不知道是多少人的血才洗炼出这柄刀，而此刻刀却不是用来杀人，而是用来手拄，像拐杖一般的手拄，撑起那不是很高大，却异常惨烈的身体。

血渍似乎已在他的脸上凝成了一种永恒的伤感，那紧披的战甲已经辨不出本色，惟有一片殷红，红得有些刺目！是他自己的血，也有别人的血，而那殷红的战甲之上插着一柄刀，似乎不是很深，至少那刀仍有大半在体外。

这或许便是他仍没有死去的原因之一，但这种深度却不是常人所能支持的，更

可怕的是他身上的另外几处伤口，已把战甲的大部分划开，成了一种永恒的惨烈。血依然在流，不过被沾上的泥土堵塞之后，阻住了不少宝贵的血，可他还活着，就不得不说是个奇迹了。

没有人知道他会不会在下一刻死去，那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他仍活着，在他的身旁有一颗已经冰凉的心，人心，血红的，很恐怖。那是躺在他身边的那个胸膛已经开裂之人的，刚才就是他那只抓刀的手，从对方胸膛之中顺便带出来的战利品。

对方的战甲似乎并未能保护好自己，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哀。但显而易见，这站起身来之人胸口上的一柄刀正是那无心者的杰作。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到，这是如何一个悲惨而残酷的结局，这或许正是战争的本质。

风，依然在吹，轻轻地吹。掀动着那缓缓站立之人的头发，散乱的头发，使那本来就恐怖无比的血脸更为阴森。

他的一条腿，依然跪在地上，光凭一柄刀，似乎还无法完全支撑住他的身体。毕竟，他能够活下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睁开的眼睛带着一种痛苦而怆然的神色，这是战争惟一能赐给战士的东西。

地上，依旧躺着一具具死状各异的躯体，也有人像他那样，半立着，那是拄旗者，没有倒下，却似乎立成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活着的，只有他一个人，至少到目前为止，只有他一个人爬了起来。

他露出了一个比哭更难看的笑容，却已经无力笑出声来或是哭出声来，也许是惊悚扰了身边这些死去的忠魂。

冷冷地望了周围那些相互枕卧的尸体一眼，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却使伤口一阵抽痛，脸也变得更为扭曲。

刀鞘便在不远的地方，被压在一具尸体之下，但这并没有打消他拿回刀鞘的想法。

这柄刀已经追随他十多年，人是有感情的，虽然已被这残酷的战场麻木了，可在心底，多少也藏了少许的温暖，在这人情淡薄、世态炎凉而又残酷的世界之中，惟一真正的朋友便是这柄刀，这柄不知饮了多少鲜血的刀。

忆起在十三岁之时便以此刀杀马贼黑风，十五岁再以此刀征服太行群盗，而十几年的戎马生涯，却落得如此下场，不仅仅是刀伤，连心头也伤得很沉重。

乌鸦飞旋，或是畏于这柄刀的杀气，它们竟没敢逼近刀旁所在的尸体。

伤者，拖着沉重的脚步，从那沉甸甸的尸身下，抽出这惟一能和这刀配套的刀鞘。

鞘身很古朴，古朴得有些像是刚出土的两千年前的文物，那种雨花石般的淡素流纹，让人的心为之震颤。伤者的心也颤了一下，但并不是因为雨花石般的流纹，而是因为两个繁体大字。

那是他师父的字，也是他的名字，一个不是很好听的名字——“蔡伤”，那年，师父将这柄刀给他时，他才十岁，但也就是在那一刻，他明白，从今以后，蔡伤便再也不会与这柄刀分开。这柄刀，便是他的生命，他要像爱惜生命一般爱惜这柄刀，就因为刀鞘上有他的名字。

他的确没有埋没这柄刀，就像他的人一样，其实，当他十岁那年将刀第一次握



在手中之时，便知道自己绝对不会被埋没，但到头来却又是些什么呢？他有些困惑，生命难道便只有在这种无休止的战争中才能够完全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吗？难道终结别生命，便是人惟一的使命吗？

蔡伤在风中静立着，像一株枯了的树。

他在想什么呢？他又在期待什么呢？或许是在想道安和慧远（中国早期佛教史上的大师）所宣扬的“兜率净土”和“西天净土”那种美丽的境地。

“天地虽以生者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虽以存者为功，而未能含存者无患。”蔡伤低低地叨念着慧远当初的这句话，不禁仰天一阵悲怆地低啸。

乌鸦一阵乱舞，扰得空中骚乱一片，阳光在乌鸦的翅膀的缝隙之间，洒下斑斑点点的光影。

今日，是个很好的天气，连蔡伤都无法否认这一切。

△△△

△△△

△△△

洞中还算干燥，却显得有些黑暗，不过，有个栖身的地方，已经不是很坏了，洞中的烟味仍未完全散尽。早知道里面没有毒蛇猛兽，就不用费这么大的劲用烟熏了，蔡伤这么想着。

的确很累了，能找那么多干枝、柴棒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这当然是对蔡伤来说。甚至他的胸口又渗出血来了，毕竟，伤势也太重了，他已经没有能力走远。因此，他只能在这个还算干燥的山洞中陪伴着这些伤感的孤独度过可能是漫长的一段岁月。不过幸亏每一位死者身上都带有少量的干粮，至少他所带领的战士身上有，这些死者的口粮，足够他饱饱地吃上一个月，有一个月时间，他自信可以恢复过来，但外面的世界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在这种战乱纷繁的年代，的确没有人敢想象明天会是怎样一个场景。

洞口的草丛并未完全枯萎，刚好为这个洞的存在，提供掩护，所剩下的，便是去山林之间拿一堆落叶和枯草来，再把那有些破的旌旗铺一下，便是一张比较舒适的床了。更重要的是，去寻找一些草药，在这只有一个重伤者的世界中，一切都显得是那样困难和艰巨。

蔡伤不敢寄望有人能够经过这里，在这方圆数百里，或许不到百户人家，全因为这战乱。这的确是一种悲哀，没有一种安定的生活，甚至不知道家在何方。

不知该怪谁，怪谁都没有用，谁也改变不了这个现实，就因为没有人可以改变人类侵略和占有的本性，除非这个世界真的变成了西方净土——极乐世界。

△△△

△△△

△△△

这是让人心酸的一个月，让蔡伤心酸的是那群狼和那没有生命的尸体。

那曾是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兄弟，可却在这一个月之中，眼睁睁地看着狼群和乌鸦啃光他们的肉，剩下光秃秃的骨头，这是何等的可悲！何等的心酸！

蔡伤没有死，但他的心却已死了一半，看透了这人世的悲怆和现状，的确会有